

隐侠伏魔录

楨逸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明末，滇南女魔头九子鬼母倚仗峨嵋玄门秘功，纠集大批武林邪派人物，杀人越货，无恶不做。滇南大侠葛乾孙为使百姓冤魂安妥，请出隐逸多年的少林、武当众高人，深入秘魔崖，各以绝顶神功，同九子鬼母殊死相搏，终将九子鬼母制于死地，为滇南百姓除却一大祸害。

本书情节曲折，高潮迭起，精彩打斗场面纷呈，武林中人的感情纠葛描写也较细腻，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第一回 滇南八寨

云南省东邻黔蜀，北接川康，西面又毗连缅甸；境内烟岚雾嶂，急湍奔流，形势峻险，道路崎岖。

各种苗人，世代生息此间，族类繁多，宗支不一。

战国时期，“楚伐蔡宋龙之国，俘其民，放之南徼，流而为苗。”等记载，大约就是苗族的先世。

到明朝崇祯时代，已有很多苗族，仿效汉人语言、礼教、章服，同化归流，一样抽丁纳税，受汉官节制。这样苗族的首领，叫做土司。等于从前北方的可汗酋长。

云南苗族土司，也有官署、兵役、符印，也有勤劳王事，得过朝廷封典的。

单说崇祯年间，云南苗族中，有八个寨子，最强盛，最出名。而且彼此争雄夺霸，屡次发生许多流血惨案……

那八寨，名称如下：

石屏金驼寨	土司龙在田
新平飞马寨	土司岑 猛
阿迷碧风寨	土司普明胜
华宁婆兮寨	土司禄 洪
嘉砣哀牢寨	土司吾必魁
弥勒龙驹寨	土司黎思进
蒙化榴花寨	土司沙定筹
维摩三乡寨	土司何天衢

现在先说金驼寨在滇南石屏州异龙湖畔金驼峰上。这金驼峰也是云南著名哀牢山脉的分支。面积有五六十里方圆。凡是在金驼峰居住的尽是龙姓苗族。无形中，这五六十里面积，变为龙家苗族的势力范围。而且这里地势险峻，出产富厚。在金驼峰的深处，有一座高耸云霄的峭壁叫做插枪岩，岩壁中分，从顶挂下百丈长的一条大瀑布。终年喷琼曳玉，趋壑奔涧，弯弯曲曲分布成峰脚下二十八道溪涧。又从这许多溪涧，汇聚一处，泄注于金驼峰后异龙湖中。这峰内二十八条溪涧，是龙家苗族的水道，又是金驼峰独一无二的富源。

原来金驼峰所以出名，因为峰势起伏，宛似骆驼。而且夕阳反照，到处金光闪烁。这里蕴藏着大量金矿。插枪岩便是矿苗所在，终年大量金沙顺着瀑布被冲刷而下，分流到二十八道溪内。

龙家苗族，起初只晓得图现成。终日老老少少，在溪内淘沙捡金，弄得溪水浑浊不清，金沙越淘越薄。龙家苗族后来暗地用重金聘请汉人，指点矿穴，秘密开掘。这一来，坐守宝藏，自然一年比一年富强起来。但是这样的宝藏，别家苗族，谁不垂涎？因此同邻近苗族，常常发生争斗之事！

到了崇祯初年龙家苗姓的土司，叫做龙在田。威信出众，武艺高强，而且他这土司，与众不同。曾经帮助镇守云南世袭黔国公沐英后人沐启元，削平滇边匪盗，跟着沐启元诣阙献俘，论功行赏，于土司外又加封世袭宣慰司的爵禄。这一来雄视其他苗族，气焰赫赫，在金驼峰势力范围内，也就是土皇帝了。

龙在田相貌很特别，生得鹰麟虎目，紫髯青瞳，而且额

上偏长出一个大黑瘤。远看便象一角，所以滇南一带，便加上一个“独角龙王”的译号。苗族强悍，本来崇尚武事。龙在田久于行伍，加爵回来，便将金驼寨龙家苗男女老少一二万人，全用兵法部署。好在云南苗族聚居村落，都是依山设垒、垒石竖栅。不论男女老少，随身都带腰刀标枪。经独角龙王一番布置，把金驼峰几处险要所在，筑起坚固碉堡。由部下心腹头目，率领强悍苗兵，严密把守，好似铁桶一般。而且独角龙王还有一个好内助，便是他的妻子禄映红，禄映红原是华宁州婆兮寨土司禄洪的妹子。也是苗族的巾帼英雄，貌仪中姿，心却机灵。自幼练得一手好飞镖，百不失一。随身一柄三尺多长的镔铁雪花偃月刀，刀法精熟，颇为有名。整理金驼寨，一半还是这位映红夫人之力。独角龙王对于这位妻子，言听计从，畏比爱多。夫妇占据这样势力雄厚，宝藏无穷的基业，未免意气飞扬，目空一切。除因世袭黔国公沐府恩泽深厚，这夫妇对其颇为忠诚而外。一般官府，反而低首下气，同他联络，希望从金矿中得些油水。这就奉承得独角龙王夫妇，未免志骄气盛，诸事托大起来。但是其他苗族都有点惧怕独角龙王超人的武功和国公府的庇护，一时尚不敢有何举动。

那时独角龙王已届望五之年。膝前只有一位女儿，闺字璇姑，方能咿呀学语。盼儿子的心，自然非常迫切。有一天，独角龙王率领近身勇士们，在深山大壑中，合围行猎。有一只牯牛般的花豹，被手下勇士们鼓噪飞逐。麻林似的标枪，飞蝗般的长箭，纷纷投射。吓得那只花豹走投无路，拼命一纵，纵上一株古木，蹲在杈干上，瞪着一双碧闪闪的银灯似的豹眼。龇着白赤赤的獠牙，吼若破锣，向人发威。后

面的尾巴，忽左忽右，鞭得左近枯枝干断，噼里啪啦掉下地来。独角龙王骤马赶来，一看那花豹逃入绝地，哈哈大笑之下，一偏腿飞身下马，健腕一举，从背后拔下两根短短煨毒飞镖。两手一分、侧退半步，对准花豹要害，便想联珠齐发。正在此时，忽听得这山的四面长鼓齐鸣，梆梆之声，震动山谷。独角龙王和手下一般勇士，都吃了一惊！明白金驼寨出了大事！独角龙王顾不得树上的花豹，正想派人查问。忽又听得鸾铃响处，一匹快马驮着一人，从山顶上一阵风似地飞驰过来。转眼功夫，已到了独角龙王的面前，滚鞍下马，举着双手，俯伏在地。独角龙王一看是自己府内得力头目。急忙喝问：“有何急事！”那头目跑得满头大汗，说出原委：“夫人刚才产下一位公子，奉命请爷快回。各寨已鸣鼓集人，快到聚堂叩贺了。”独角龙王万事俱足、只是无子、朝夕盼望，不是一天。此刻一得到这样喜讯！如何不乐？哈哈大笑之间，一回头，那只花豹，还自在树上伏树自固。独角龙王一举手，仍想把飞镖两只全发出。猛然心里一动，双腕一翻，两只飞镖，便插在左右地上。一指树上的花豹笑道：“今天看在我儿的面，让你多活几年。等我儿子长成，我带着儿子来找你。让我儿子来取你命便是了！”说罢同身边勇士们大笑起来。

独角龙王得意之下，立时吹起螺角，集合四面勇士和猎鹰猎犬，风驰电掣，回到土司府来。独角龙王急步进府，聚堂上黑压压的，已挤满了大小各寨头目，一齐向他拜贺。各人又纷纷贡献精炼纯钢，作为龙土司老年得子的贺礼。

原来土司府内，都有一座很高的高楼，苗人称做聚堂。这种高楼，最高的象龙土司府内便有五层。最高一层，并无

窗户，中间横着空心镂花，长约丈余的一段大木，名叫“长鼓”。长鼓旁还悬着一面极大的铜铎，名叫“战锣”。打仗出兵击“战锣”，平常集头目用“长鼓”。本族各寨中，也有长鼓，样式小一点，却没有战锣，只用角螺。土司府长鼓一响，本族各寨也立时击鼓响应。一刹时可以传遍全部金驼峰。至于土司府“聚堂”就在楼下最低一层。

象独角龙王声威十足的土司，养个儿子，也如同生太子差不多。全部龙家苗族，都当做一件大事，所以立时都奔集一堂，行他们祖先最尊敬的“锻刀礼”。因为苗人，不论男女老幼，随身全有一柄苗刀。视为第二生命，顷刻不离。小孩一出世，父母亲友，必选上好精铁积聚起来。等他成人之后，便把预备好的精铁，叫他自己炼制一柄终身不离的苗刀。亲友们的铁愈送得多，炼刀时聚精用宏，刀的质料、成色自然格外好。象独角龙王部下献的，自然又多又好，锻炼起来，自然是百炼纯钢，吹毛立断的了。从前缅甸最出名，滇南同缅甸接界，所以滇南好的苗刀，也称做红毛宝刀。当代龙土司府除手下头目纷献精铁以外。其余龙家苗族，也多少不等选了些好铁送来。一二日之间，聚堂前天井中，已堆积得如同小山一般了。

后来龙飞豹名振江湖，全仗两样兵器：一样是虎头双钩，一样就是红毛宝刀。这柄宝刀，便是出生时本族送来的精铁百炼而成的。这事暂且不提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当时独角龙王在聚堂受人叩贺以后。立时三步当做两步走，赶到内宅看视映红夫人。却喜产妇平安，小孩也啼哭声音宏亮，五官清秀。独角龙王晚年得此爱子，大乐而特乐。很感到自己一生心满意足，谁也没有他福气。这时映红

夫人躺在锦绣枕褥之中，左右使女们，流水般地伺候。其实因为她平时身体结实、毫无痛苦之状。

这时映红夫人看自己丈夫高兴异常。她急笑着说道：“这孩子生下来，两只乌溜溜的眼珠，神光充足，与众不同。想是有造化的。将来我们全仗这个根苗，你须用心教导才好呢！”

独角龙王忙笑应道：“夫人此时千万不要劳神。这孩子非但眼神充足，看来骨骼也坚实。我必定要聘请高明的先生，把他教成一个文武全才的人，这才对我的心思哩！”

映红夫人笑道：“请先生这一层，未免言之过早，倒是先替孩子取个名字是正经。”

独角龙王连声说是，猛想起今天树上的花豹，自己留饒不发的事来。猛地把巨灵双掌一合，啪的一声脆响。映红夫人忙用衣袖遮住孩子，轻轻说道：“看你这种失神落魄的样子？你成心吓孩子是不是？”

独角龙王猛然醒悟，一抬手似乎想打自己一个嘴巴子，又怕再惊动孩子。这一个动作，倒引得映红夫人“嗤”的一声笑了。独角龙王扮一个鬼脸，又悄悄地走到床前。遂忙说道：“我是乐糊涂了！我是想起今天猎围中，遇着如此如此的一回事。此刻心儿一动，想替孩子取名‘飞豹’做个纪念。这名字儿也叫得响亮，夫人你意下如何？”

映红夫人只把头微微一点，这名儿便是算取定了。后来上上下下，叫得很顺口，便人人称他“龙飞豹子”了。龙飞豹子到了八九岁，虽然尚还瘦小，却天生神力，又善纵跃。而且性格有独角龙王的豪迈，并且具有映红夫人的机智，真是夫妻合璧的艺术佳作。

龙飞豹子八九岁时，他的姐姐璇姑，也只有十多岁，却出落得一个绝色的美人儿。非但苗族中绝无仅有，就是汉人中，也是万人选一。独角龙王膝下有这么一对佳儿娇女，其乐可知。他看自己儿女聪敏英秀，资质颇佳，便用重金聘请昆明一位饱学汉儒，到金驼峰土司府中，教读一对儿女。又拜托一位义结金兰的奇人，传授武艺。

原来金驼峰龙土司手下，头目无数。但在土司府同自己时刻不离的，就有三十六个大头目。这三十六个，全是龙家苗族中，千选万选出来的勇士。其中却有一个，不是龙姓。也不知他底细是苗是汉，而且没有姓没有名。只有一个别号，人全叫他金翅鹏。他就把这个名字头一个“金”字作为自己的姓。究竟他姓什么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这个人怎样同独角龙王结识的呢？说来话长，而且也是一件奇事。先头不是说过独角龙王因效力黔国公沐启元勤劳王事，得到世袭宣慰司的爵位。那时独角龙王正是英雄少年时代。而且沐启元是个文臣出身，却因其祖沐英的汗马功劳，子孙享受黔国公封荫。世世镇守云南，有调兵遣将保卫边疆之权。黔国公府就在云南省城昆明碧鸡坊。国公府规模崇阔，闳闳显赫，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全仗功臣之后，也同藩王一般。全省大小官吏，莫不仰其鼻息。国公府中仅仅家将，就有五百多人。即此一端，其余便可推想了。说也奇怪，云南各土司，对于国公府命令，尚能服从，本省抚按大员的命令，就视若弁髦了。所以朝廷也只有依赖沐府，怀柔安抚，调处各强盛的土司了。

当时沐启元奉命出征边界土寇，便命调各土司苗兵出力。滇南八寨，自然都在调遣之列。不过勇冠三军的龙土

司，和沐启元相处异常合契。沐启元也依仗独角龙王，如同一条臂膀。出征当口，碧鸡坊黔国府中却出了一件奇事。原来世袭黔国公沐启元有两个儿子。长公子沐天波年已弱冠、且已授宝。府中事无大小，全由这位长公子主持。可是天波虽系阀阅世袭，因从小席丰履厚，未免趋近纨绔贵胄一流。对于文武两途，无非略涉皮毛。唯独次公子沐天澜年虽幼稚，却生得粉装玉琢、神秀气精、迥异常见。黔国公沐启元、奉旨出征当口，沐天澜那时方才九岁。这年夏天碧鸡坊黔国公府后花园崇楼杰阁下，有一道玉带溪。曲折迂回，岸柳如幄，源通滇池，颇有水木清华之胜。沐天澜虽然娇生惯养，却天生体轻足健，臂力非常。每逢夕阳西下，趁伴娘丫头们不留神时，一直就跑到玉带溪，流连玩耍。溪旁柳荫之下，原缆着几只精致钓舟。沐天澜人小胆大，这天竟跳下钓舟，解开缆索，拿起一片小桨向柳根上一点，就撑开了。一划两划，居然被他划出一箭多地远去。这处湖面颇为广阔，四面临湖水榭，筠帘静下。湖中荷叶田田、莲花亭亭，清香扑鼻，佳景宜人。沐天澜荡入莲花深处，披襟当风，领略荷香，忘乎所以。而且舟小人小，一湖的荷叶，密密层层，直立水面。池畔水榭之间，偶然有人向湖中一望，也看不见沐天澜的身影。沐天澜自己玩得出神，也忘记一切了。沐天澜玩了半天，看看日影西现，晚霞散绮，才想掉舟回来。猛一低头，忽见舟前不远一枝莲花梗下，水面“嗤嗤！”地乱响，荷叶无风乱颤。忽见金光闪闪，有酒杯粗细的蛇头，昂出水面二三寸高。那蛇身子有三尺多长，比自己臂腕粗，通体金黄，在水中争光耀目，箭也似地向舟飞驰而来。沐天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，心里一惊，忙举桨向后一拨，小舟横了

过来。他的意思，想拨桨调过舟来，远远地逃避。哪知心慌意乱，又不会使桨，舟旁又有荷叶阻隔，要倒退容易、掉过舟来却是很难。所以桨一动，小舟便横了过来，小舟一横，凑巧不过，正挡住那东西的去路。那东西昂头分水，疾如飞箭，“哗哗”一声水响，竟要凭空跃舟而过。沐天澜猛觉得眼前金光一闪，舟身向下一沉，后梢一翘，身不由已向前扑去。两手向前一抓，正抓住那东西腥粘滑腻的身子。他一声惊喊，顿时舟身颠簸，好似天旋地转。耳中只听得泼喇乱响，水珠四溅，慌忙惊骇之中整个身子已扑在舟心。而且腥粘滑腻的蛇身，也被自己的身子压住。身外一段长尾却把他大腿缠住。幸而人小身轻，跌也跌得巧，只向船心跌入。虽然一阵颠簸，却未翻在水中。可是身压蛇，蛇绕腿，头下脚上，一时爬不起来。又不敢猛劲挣扎，恐怕把小船弄翻。惶急之下，两手死命攥住蛇身。一低头不分皂白，拼命张口一咬，咬住蛇颈，死不放松。哪知他这一咬，却咬得很巧，正在蛇七寸头上。蛇居然被他咬得鲜血直流。他也不管腥秽，血流满嘴，径自拼出吃奶的力气，咬紧牙关，不肯松口。而且气急呼吸之间，那蛇鲜血进流，灌入他肚内。其实这东西，如果真是蛇类，身有细鳞，八九岁的小孩，无论天生的神力，一时也难用嘴咬破。三尺多长的长蛇，也没有这样的和善易制。而且毒血沾唇，小命也就完了，哪有这种便宜。那东西原来是一条积年的大黄鳝。因在沐国公府花园玉带溪中，历来无人垂钓。故能养得这样长这样粗大。这条大黄鳝的寿命约在二三十年以上，也是一件稀世的宝物，这暂且不表。不过在沐天澜小孩子眼中，却错认为是大长虫一类的水蛇罢了。

第二回 沐公府之金线鳝王

当下沐天澜拼死力咬住那条大鳝鱼。鳝血泉涌，一半吸入沐天澜肚内，一半把沐天澜染得象血葫芦一样。如此人鳝相持，约有半盏茶功夫了，那条大鳝，血竭命尽，沐天澜也惊吓过度，力竭晕厥。一叶小舟，载着一条大鳝鱼，一个小孩子，漂流在翠叶清波之中。船上唯一的一个小桨，随风漂浮，不知漂到何处去了。从沐天澜独自走进花园，到人鳝相战，再到荷花池中鳝死人晕，随波逐流，已有相当时光。前面黔国公府中的丫环奶娘们，发现二公子失踪，闹得天翻地覆。长公子沐天波率领家人们，阖府上下探寻。寻到花园玉带溪时，沿溪探查。发现漂流着的一只木桨，又驾舟下溪，分头细搜。从荷花池中，搜出那只小船后发现了满身是血的沐天澜，各各惊慌失色。赶忙把二公子抬进上房，洗净满身血迹。一看却无伤痕，就是昏迷不醒。遍请名医设法急救，依然无效。那长公子沐天波知道这位兄弟，是父亲最爱宠的。再三吩咐自己好好照顾，可眼下偏偏出了这样乱子。使人感到奇怪的，荷花湖中会出现这样的怪物。看情形，却又象被兄弟活活弄死。可是兄弟现在这样昏迷不醒，难道多年老鳝也有毒性不成。心里急得了不得，把昆明最有名的名医请来，也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这样过了-宿。沐天澜依然昏迷不醒，而且遍身滚热如火，四肢渐渐红肿起来。把沐天波急得要死。而且这件事轰

动了整个城镇。这一天近午时分，国公府门前却来了一个摇串铃卖草药的，只说能治百病的走方郎中。他自称能医治二公子的奇难之症。家将们向里面一通禀。沐天波急不择医，立时命请进来。一忽儿只见仆人领着一个身上背着一个小木箱子，左手托着一串铃、右手撮着一个明杖的瞎子，慢条斯理地一步一步探着脚走了进来。

沐天波仔细打量那瞎子，只见他骨瘦如柴、面无血色，嘴唇上有两撇黄胡子。这样大热天，却穿着一件厚厚的、棉絮黄土布道袍，拖着一双平头破鞋。头上疏疏的白花头发，束着一个黄梁道冠。走到面前，沐天波把情形一说，接着问道：“你眼珠都瞎了，难道还能治病吗？”那瞎子两只枯涸的眼，向上翻了几个白果。微微笑道：“世上的大众眼虽不瞎，却瞎了心。俺虽瞎了眼，却没有瞎了心。虽然说望闻切、头一个字就要用眼。但是时下名医，有几个真有望的本领的？俺治病专治疑难杂症。与别人治法不同，用不着望字诀。”

沐天波听他口气不小，说的话似乎很有道理。或者这人大有来历，也未可知，不妨试他一试。当下亲自在先领路，另外几个家将伴着瞎子一同走到上房，又走过几道重门叠户，才到二公子沐天澜的屋内。家将退出，由沐天波陪着瞎子走近床前。那瞎子先把手中串铃明杖放在一旁，又掇下背上的小木箱，搁在床前桌上。然后坐向榻前，两袖一挽，伸出一双枯腊似的手指，解开病人上下衣纽，遍身摸索起来。他一伸双手，使床前立着的沐天波和床边几个伴娘丫头都十分惊奇。原来那瞎子十指的指甲，非常特别，每一个指头上，把指甲卷得紧紧的，好象指头上，都顶着一个纸卷儿，

猜想这指甲，如果卷伸开来，怕不有半尺多长。也不知他怎样长成的，正看得诧异。忽然瞎子一面依旧遍体抚摸，一面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这位公子今年多大？”

沐天波报了岁数，瞎子又问道：“那条已死的大鳝，现在如果还在府中，请取到这儿，让我摸一摸。”沐天波立刻差人取得那条死鳝。瞎子霍的站起身来，向屋中一站，左手捏住鳝头，右手摸鳝身，两只白果眼顿时乱翻起来。忽回头向人问道：“你们眼亮的，当然看得出这是条大鳝鱼。照理说鳝鱼没有毒性。不过你们看见这条鳝鱼、背脊上有三条金线吗？是不是从头一直通到尾呢？！”左右说道：“果然有三条金线从头到尾的。”瞎子把头微微一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想不到今天得到这样宝物！二公子真是福命不浅。”沐天波忍不住问道：“为这个怪东西，弄得人半死不活，你还说福命不浅哩！”瞎子并不答言，一撒手把那条大鳝鱼横在地下。一转身，宛似不瞎似地从容走到床前，一伸手把二公子上身托了起来，把他两腿盘起，坐禅似地坐在床榻中间。从上到下，按摩了一阵，天澜满身红肿顿时消退，面色也渐渐红活起来。不过依旧目闭牙紧，还是昏迷。沐天波心想，多少名医束手无策，经这瞎子按摩一阵，一忽儿功夫，便已肿退色转。看来这人大有道理，心里顿时安稳了许多。不禁问道：“先生高明得很，一发请先生费神救醒，只要舍弟能够回生，定当重重酬谢！”

瞎子笑道：“要二公子恢复过来，容易之至，俺一举手就可办到。不过我替你们二公子本身设想，还是慢慢地恢复好。”天波不解，误会他在搞江湖生意经，故意使病人拖延，好借此搞敲诈。不禁提高声音说：“还是请先生早施妙手，使舍弟早早复原。”一面又向一个丫环大声道：“快叫帐房送来白

银百两，蜀锦二匹，预备酬谢先生，快去快去！”

丫环刚想遵命出屋。那瞎子猛一转身，白果眼一翻，举手一摇，笑说道：“不必不必！大公子爱惜手足，希望兄弟立刻去病安心，原也是人之常情。不过酬谢一事，从此可以不提。我自己愿意到你们府上来医治二公子，原不希望酬谢的。如果我不愿医治的人，再比这样贵重十倍的东西送我，我也懒得伸手。再说你们二公子根本没有病，我凭什么拿人家的谢礼呢？”

沐天波听得奇怪，抢着说道：“先生这番谈吐清高之至，令人佩服！不过又说舍弟并没有病，实在不解。”

瞎子哈哈大笑道：“大公子已然知道瞎无毒性，令弟又没有翻舟落水。无非略受虚惊，何致于许多时间昏迷不醒呢？大公子从这样一想，便知其中大有道理了。”

沐天波这时已知这瞎子决非常人。今天忽然投门自荐，也许另有道理。不禁把轻视之心减去大半。很诚恳地说道：“今天逢先生光临，实为寒门之幸。不瞒先生说，家严只生我们兄弟二人。这位舍弟，年纪虽幼，聪颖过人，极得家严宠爱。这次舍弟发生这样奇事。偏又家严奉旨出征。舍弟只要落了一点残疾，我做兄长的，便无法回答我们的老人家了。昆明名医，束手无策，几乎把我急死！总算绝处逢生，蒙先生屈驾，非但在下感念不已，将来家严回来，也一定要面谢先生的。所以先生治好舍弟之后，不敢冒昧，还要求先生在寒门盘桓几时。此刻又听出先生说舍弟病而非病，其中定有道理。在下愚鲁，务请先生详为解释，以启茅塞。”这时瞎子听得沐天波虚心求教，先不答言。略一侧身，伸手一摸床上二公子的聪门。又诊了诊脉息，略一点头，便回身坐在

榻畔，一摸几根黄须，正要回答沐天波的话。忽然一个垂髫小丫环，双手捧着朱漆镶金茶盘，放着两杯香茗，走近瞎子身边，娇声说道：“请先生用茶。”瞎子摸着茶盏，端起便喝，一面向沐天波说道：“要知令弟病源，先要明了那条黄鳝来源，天下哪有三尺长小孩臂腕粗细的黄鳝，何况脊上还有三条金线，这种稀世宝物，千载难遇，不要说令弟喝了这许多鳝血，便是喝了一点点鳝血，也要象吃醉了酒一般，你想令弟怎么不死过去，但是这样，绝不是毒性发作，这种东西，名叫金线鳝王，伏处水底，总在百年以上，它一身皮肉骨血，件件是起死回生，延年益寿，强体壮魄的无上妙品。尤其是金线鳝王的血和骨，江湖豪杰们视为绝世仙缘。因为喝了鳝王的血，有脱胎换骨之功，具举鼎曳牛之勇，倘然有高明的师父、吃血吃的得法，几杯鳝血，可抵十余年武功，至于那条鳝骨，更是武术家天造地设的一件奇宝。从头到尾，连环锁骨，通体笔直，绝无支枝，而且坚如精钢，柔若棉絮，尾有四孔，口有四牙，只要把肉剔净，头部再用人发和金丝细细密缠，便成软鞭一样，可以围身匝腰，以牙扣孔，宛如软带，施展起来，却是一条天生的鳝骨鞭。即便是敌人施用截金砍铁的宝剑，也休想砍动它分毫。武功家鞭术，派别多极，有一种用十八节檀木，再用铁环节节连锁，制成了一条软硬兼全的鞭，也有人叫它做鳝骨鞭的，因为金线鳝王，实非易得，只好用檀木代替，你想这条天赐的鳝骨鞭，贵重不贵重哩！最奇的是你们二公子，无非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知道什么金线鳝王，他居然样样凑巧，一口咬的正是地方，俺诊了诊脉息，又知他无意之中，吸进的鳝血，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，尊府是将代名门，家传武艺，定是不凡，二

公子经此一番奇遇，再加几年名师指授，将来怕不是英雄名士，勇冠三军，这种般般凑巧的奇遇，常人恐怕无此洪福，不是俺有意奉承，大约你们尊府世泽深厚，山川钟毓，定非偶然，只可惜天生这样举世无双的鱗血，一大半让他狼藉淋漓，未免太可惜了，幸而还可以剔肉制药，洗骨成鞭，将来定能有得到这药、鞭两样好处的时候，可惜俺衰朽不堪，不能躬逢其会了。”

说罢，叹息不已，沐天波静心听他口讲指划，滔滔不绝，心想这个人真奇怪，谈吐如此，定有绝大的本领，看他外表，却不惊人，大约所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正是这个道理。但是说了半天，天澜的病源，算明白了，究竟怎样使他复原，依然是个闷葫芦，不禁笑着说道：“老先生金科玉津之言，使在下茅塞顿开，令我又感激，又佩服！现在舍弟病相大白，老先生已有十分把握，非但救了舍弟目前之危，将来舍弟略有寸进，果然象老先生所说一般，今天老先生真可谓恩同再造了，听老先生口音，也是本地人氏，未知仙居何处，尊姓雅篆、亦乞赐教为幸。”瞎子笑道：“老朽二十年前隐居滇南，现在却无家室，姓名亦多年不用，终年风尘仆仆，在黔桂蜀滇之间，凭这点小小的医术，也算不得行道济世，无非借游历名山随我素性而已，现在二公子大约要经过半天一宿，半周天数十八时辰，遍身才能血道流通，到那时便可苏醒无事、同好人一般。老朽已经遍体按摩，使他周身气血不致游滞，绝不致再出毛病，也无须另服他药，老朽在此无事，就此告辞了。”

说罢，俯身一摸，摸着小木箱，便要背上，沐天波扯住木箱，很着急地说道：“先生飘然而来，飘然而去，果然清高